



鱼馆幽话

2 瞌睡鱼游走 / 3
KESHUIYUYOUZOU
WORKS

YUGUANYOUHUA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FINE ARTS PUBLISHERS

江、名捕、明颜、三皮
四人组 / 煮酒烹茶说故事

开启奇幻之旅，
讲述浮生百态。

《鱼馆幽话》
热卖两年 / 读者好评不断
《鱼馆幽话 2》
未上市收获天涯百万点击
一本读者呼吁出版必买
值得挑灯夜读的书

人也好 / 非人也罢 / 就算是上神 / 都逃不过情这张网 / 娑婆世界 / 有情众生皆孽 / 万丈红尘 / 贪嗔痴爱为牢 /

鱼馆能活

2 瞌睡鱼游走 / 著
KESHUIYUYOUZOU
WORKS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鱼馆幽话. 2 / 瞌睡鱼游走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500-0816-8

I. ①鱼… II. ①瞌…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655号

鱼馆幽话2

瞌睡鱼游走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 云 唐运锋
文字编辑	易文娟
装帧设计	粉粉猫 刘芳英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1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816-8
定 价	2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3-36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楔子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有金、木、水、火、土、风六气充斥在天地之间，彼此相融，久而久之衍生出无数生灵。生灵秉性各异强弱悬殊，有的祥和，有的凶残，本无法共处天地之间。幸好，有六气精髓所化生的六位上古神将加以守护约束，万物都各归其道互不相扰，总算天下太平。

然而，一场蔓延六道的旷世浩劫毫无征兆地打破了天地之间的宁静。千余年间无数部族覆灭，就连主掌万物生灵的金、木、水、火、土五位上古神将也相继殒亡，只剩那位因风而生的风灵提桓。从此提桓集天地人三界大权于一身，被尊为无上天君，并由他一手缔造了天地之间一切生灵生死更替的新秩序。自此，原本平等的生灵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倾轧、相争也由此而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千年过去，于天界、地界众生而言似乎只是一段短暂的岁月，而对人间而言，却是改朝换代不计其数，繁华零落犹如潮涨潮退，往复更替之间不知不觉已到了大宋徽宗在位的政和年间。

大宋立国以来不断有外族侵扰，只是少有内乱，所以可以维持多年的安稳。虽国力积弱，却藏富于民，尤其是东京汴梁城中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极尽豪奢。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位于东京汴梁东市尾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多出一间古朴的小酒馆。当垆卖酒的是一位名唤鱼姬的美貌女子，笑语嫣然、



八面玲珑，将这小酒馆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久新添了两名古灵精怪的小杂役，一个名唤明颜，一个名唤三皮，这对冤家活宝的存在也使得这家小小的倾城鱼馆兴旺之余多出几分叫人哭笑不得的聒噪来，从此倾城鱼馆人来人往更为兴旺。

店里的客人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过客，也有数年如一日盘桓不去的老酒客。对于汴京第一名捕龙涯而言，倾城鱼馆里汇聚的天南地北的珍馐百味也罢，或浓烈或甘醇的各色美酒也罢，都不及老板娘鱼姬的一抹浅笑醉人。尤其是听她朱唇轻启，讲述那一个个或忧伤、或深情、或诡异的离奇故事的时候，俨然万丈红尘皆浮于眼前，或喜或悲，远比最浓烈的美酒更畅快淋漓。

时间一长，就算精明如他，也分不清究竟是喜欢那些故事，还是喜欢讲故事的人，或者鱼姬本身就是一个美丽而离奇的故事……

鱼馆游话

YUGUANYOUHUA

2 睡睡鱼游走 / 著
XISUIYUYOUZOU / ZU
2014.04.01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话：鬼狼驿 /003

- ① 荒山野驿
- ② 胡汉相争
- ③ 迷离诡案
- ④ 疑窦丛生
- ⑤ 抽丝剥茧
- ⑥ 复仇盛宴

第二话：天盲山 /063

- ① 五石散案
- ② 顺藤摸瓜
- ③ 盲山绝域
- ④ 万劫不复
- ⑤ 与天争命
- ⑥ 暗箭杀机
- ⑦ 尸洞余生

鱼馆幽话

2 睡睡鱼游走 / 著
SHUI SHUI YU YOU ZOU / ZHU

Y U G U A N Y O U H U A



8. 追根溯源
9. 生死一线
10. 行尸走肉

第三话：桃隐刀 / 166

1. 铸师斩魄
2. 禁忌之器
3. 铸刀之约
4. 刻骨铭心

第四话：羁云滩 / 211

1. 不速之客
2. 陈年旧事
3. 杀戮战场
4. 情生缘起
5. 佳期如梦
6. 灭顶之灾



楔子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有金、木、水、火、土、风六气充斥在天地之间，彼此相融，久而久之衍生出无数生灵。生灵秉性各异强弱悬殊，有的祥和，有的凶残，本无法共处天地之间。幸好，有六气精髓所化生的六位上古神将加以守护约束，万物都各归其道互不相扰，总算天下太平。

然而，一场蔓延六道的旷世浩劫毫无征兆地打破了天地之间的宁静。千余年间无数部族覆灭，就连主掌万物生灵的金、木、水、火、土五位上古神将也相继殒亡，只剩那位因风而生的风灵提桓。从此提桓集天地人三界大权于一身，被尊为无上天君，并由他一手缔造了天地之间一切生灵生死更替的新秩序。自此，原本平等的生灵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倾轧、相争也由此而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千年过去，于天界、地界众生而言似乎只是一段短暂的岁月，而对人间而言，却是改朝换代不计其数，繁华零落犹如潮涨潮退，往复更替之间不知不觉已到了大宋徽宗在位的政和年间。

大宋立国以来不断有外族侵扰，只是少有内乱，所以可以维持多年的安稳。虽国力积弱，却藏富于民，尤其是东京汴梁城中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极尽豪奢。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位于东京汴梁东市尾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多出一间古朴的小酒馆。当垆卖酒的是一位名唤鱼姬的美貌女子，笑语嫣然、



八面玲珑，将这小酒馆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久新添了两名古灵精怪的小杂役，一个名唤明颜，一个名唤三皮，这对冤家活宝的存在也使得这家小小的倾城鱼馆兴旺之余多出几分叫人哭笑不得的聒噪来，从此倾城鱼馆人来人往更为兴旺。

店里的客人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过客，也有数年如一日盘桓不去的老酒客。对于汴京第一名捕龙涯而言，倾城鱼馆里汇聚的天南地北的珍馐百味也罢，或浓烈或甘醇的各色美酒也罢，都不及老板娘鱼姬的一抹浅笑醉人。尤其是听她朱唇轻启，讲述那一个个或忧伤、或深情、或诡异的离奇故事的时候，俨然万丈红尘皆浮于眼前，或喜或悲，远比最浓烈的美酒更畅快淋漓。

时间一长，就算精明如他，也分不清究竟是喜欢那些故事，还是喜欢讲故事的人，或者鱼姬本身就是一个美丽而离奇的故事……

鱼馆神话

Y U G U A N Y O U H U A

2 睡睡鱼游走 / 著
KESHIYUYOUZOU / 著
WORKS



岁末朔寒。

一更天，夜有细雪。奈何汴京人气旺盛，温度也不算很低，飘飘摇摇的雪屑刚一落地，就融为雪水，染得街头一片泥泞。街头上行人已无，只有街边的店铺内还有些许晚归的客人。

倾城鱼馆中灯影稀疏，唯大堂中央的大铜火盆炭火旺盛，映得堂里的人肤色红艳。桌上自然是几味适宜下酒的菜肴，荤荤温香，不时地挑逗着人的味觉，更有红泥小炉上烫着的酒水，使得堂里的味道带上几分醉人的馥郁。

龙涯面带微醺，看着火盆里跳跃的火苗在对面鱼姬温润的面颊上带起的或明或暗的光影，不由得有些失神，许久微微地叹了口气：“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年了。”

鱼姬抬眼浅笑道：“今日龙捕头怎生如此感慨？”

“嗯……嗯……吃错药了……”几声迷迷糊糊的呓语很是煞风景地冒了出来。一到寒冬，明颜就不可避免地整日犯困，这会儿歪在火盆边的座椅上，半合星眸微寐，也不知道又在梦中拿什么人开涮。其实不能怪她犯懒，对于一只猫而言，这样的寒天她没有缩在温暖的灶膛里昏睡不起，已经算相当不错了。

“死丫头。”龙涯表情甚是无可奈何，“这话接得真是时候，也不知道究竟是真睡假睡。”

鱼姬哑然失笑：“龙捕头休得和这丫头一般见识，她睡着了都还不忘开罪的自是另有其人。”

话音刚落，酒廊后的厨房就传来一声脆响，想必是一早被打发去后面洗碗的三皮又出了纰漏。三皮是只狐狸，比起那些惯于以色相迷惑众生的狐妖而言，他也算比较有品，除了偷吃偷懒爱咋呼之外，貌似也没什么大的毛病。

鱼姬清清喉咙：“三皮，做事呢就上心一点，别老是竖着耳朵东听西



听。打碎的东西可是要从你工钱里扣的。”

听到这话，埋在成堆的杯盏碗碟中的三皮少不得喋喋不休地抱怨个没完，直到鱼姬慢悠悠地来了句：“犟嘴是吧？双倍赔付！对了，今儿冬正少一件御寒的狐尾围脖……”此言一出，便如祭出了杀威棒一般，厨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很是麻利的洗涤器物的水声。三皮最好的本事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低头，碰巧鱼姬惦记他那毛茸茸的大尾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寻个因由拔了去做成狐尾围脖。这样的处境委实险恶，由不得他不低头。

龙涯在一边笑得打跌：“真有你的，鱼姬姑娘。三年前才遇上的时候，我倒不知道你这般厉害。”

鱼姬侧眼看看龙涯，掩口一笑：“龙捕头又来取笑于我，好似我当真是个恶性恶相让人生畏的母夜叉。”

龙涯摇头正色道：“不敢不敢，便是有心取笑，可天下又上哪儿去找这么漂亮的母夜叉来？只不过当年多少是有些走眼就是了。”言至于此，端起手边的酒杯一饮而尽，神情若有所思。

鱼姬看看龙涯的面庞，顺手又给他面前的空杯斟满酒浆：“龙捕头可是又想起那时候的事了？”

龙涯叹了口气，笑了笑道：“看来什么事都瞒不了鱼姬姑娘。一晃三年过去，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其实想想，世间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要是过于执著，反而是作茧自缚。只是人往往是不走到最后那一步，也看不清楚前面的魔障……”言语未尽，目光却落在街面飞舞的细雪上，难以释怀。

他记得，三年前也是这样的小雪天，只不过地点不是在繁华的汴京城，而是在边塞苦寒之地雁门关外……



1. 荒山野驿

对于作奸犯科的独行大盗麻七来说，被汴京第一名捕盯上，不得已逃离宋境其实是明智的、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只是很可惜，对他而言，那是相当倒霉的一天。即使是出关百里，麻七到底还是没能甩开追踪而至的龙涯，在如困兽斗一般的生死相搏之后，麻七的血溅上了龙涯的宝刀，从此六扇门发出的通缉榜上，又少了这样一号神憎鬼厌的人物，而千里追凶格毙凶顽的龙涯却不得不踏上白雪皑皑的来时路，重入雁门关回京复命。单骑披风冰雪而行，难免有些冷清，直到他发现在这片广漠雪原上居然还有同路人。

前方十丈开外，有一白衣女子，罗裙曳地，莲步姗姗，右手挽了个竹篮，上面搭了块浅色的花布，也不知道是盖了些什么要紧的物事。在荒郊野外，一个年轻貌美的单身女子出现已经有悖常理，更何况是在这辽人的地界做宋人打扮。然而最为奇怪的是，这样的寒冬腊月，便是龙涯这般身体强健的习武之人尚且加了一件皮裘大麾御寒，而那个女子却衣衫单薄，似乎全然不把这冰天雪地放在眼中。

龙涯心中奇怪，于是催马前行，转眼已经追上那名女子，定眼一看，却是个年约二十五六的美貌女郎。只见她肌肤胜雪、眉目如画，青丝松松绾了个螺髻，却不着任何头饰。龙涯久历江湖自然见过不少美貌女子，比眼前的女子更姣好的虽不多，却也见过一两个。只是叫他意外的是，这女郎一双黑色眸子映着遍地雪光显得分外通透，犹如墨色琉璃一般虚幻不真。眉宇之间的那份淡然坦荡，更是超然世外。若是寻常女子，在这荒野之地遇上陌生男子，多是因循男女大妨，埋首赶路或是避在一旁。而这女郎却只是驻足抬眼微微一笑，菱角小嘴微微上扬，那双美得不可思议的眸子霎时间眼波流转活色生香。龙涯犹如被人重重地在胸膛上打了一拳，竟然愣在当场，一时间不知如何言语。待到龙涯回过神来，那



女郎已然又走在了前面，于是慌忙促马跟了上去开口问道：“这位姑娘，为何在这冰天雪地的荒野孤身行走？”

那女郎也停下脚步，抬头看看他头上的乌纱冠自是知晓他是公门中人，于是答道：“有劳官爷相问，小女子是取道雁门关回宋土。”说的却是一口官话，正宗的汴京口音。

“原来姑娘也是汴京人氏。”龙涯翻身下马抱拳言道，“我是京师刑部衙门中人，在这里遇到也算有缘。姑娘一介弱女孤身行走荒野，只怕有些不妥。这里离雁门关还有三四十里地，如果姑娘不介意，不妨与我同行一起过关，沿路也有个照应。”

那女郎闻言开口言谢：“多谢官爷好意，只是怕耽误了官爷的行程。”

龙涯心想这姑娘想必是怕我是那图谋不轨的轻薄之人，所以婉拒，只是此地苦寒，一个孤身女子长途跋涉终是不妥。反正这匹马也是麻七所留，不如就将这马儿与她代步自行回国，这样助人之余也算避了嫌疑。于是他开口言道：“姑娘到底不似我这般身体强健，不如骑了这马早早入关，也免再受此间的寒气。”言语间只听一阵窸窣窸窣，那女郎的竹篮的花布下钻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却是一只遍体黄毛的小猫。那猫也颇为奇怪，两眼望定龙涯，不发猫咪之声，而是嘴角上翘成一个甚是夸张的角度，便如在笑一般发出“咕咕”两声。

猫也会笑？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天却特变多。

那女郎还未开口说话，就听得一阵车马之声，两人转身一看，只见身后远远地来了一队人马，约有百人左右。为首的是十余名手执旗幡开路的军士，而后是三骑施施然而行。两者并辔而行，看上去身形雄壮。一个看似文弱的中年文生则挽缰尾随那两人之后，神态甚是谦恭。这三骑之后是一辆颜色绚丽的包绣马车，想来车里的定是那三人的家眷。马车后数十名军士护卫列队而行。看着一行人的旗帜衣冠，俱是辽人打扮，出自官府之列，虽然多是十七八岁的弱冠少年，但辽人身材高大，加上



身披厚甲，乍看一眼似乎比之龙涯的身形还要壮实许多，眉目粗豪，有几分吓人。

龙涯心想来时路上人烟少见，这时候倒是热闹得有些过分，于是将手里的缰绳塞在那女郎手里：“姑娘还是快些入关的好，那队辽人人数不少，虽貌似带有家眷，不似那边塞之上抢掠的游勇。但辽宋之争时有，避一避也少些麻烦。”说罢便要转身离去。

那女郎笑道：“你就这样将马儿借我，我便是上得马背，也不见得拉得稳缰绳。不如还是和官爷一路的好，免得被这马儿甩下鞍来。”

龙涯心想，得，开始还在忌讳男女之妨。现在见了契丹人，倒是不推迟了。这姑娘倒是心眼儿活络。罢了罢了，既是同路，堂堂第一名捕给你做马倌也权当是怜香惜玉，倒也不算丢人。于是伸手将她扶上马背，牵马而行，虽未回头，又听得那篮子里的猫儿“咕咕”两声，龙涯眉头微扬吐了口气，犹自纳闷那小东西偏生这等古怪。

那队辽人倒是没有追赶，依旧是有条不紊地前行。龙涯转头回望，心想看来那班辽人也是取道雁门关，这等阵仗，也不像是押送商队货物，算算时间，也是岁末朝宋的时候，说不得那便是辽主派出的使臣。

自百年前神宗年间宋辽修订“澶渊之盟”以来，虽边境之上偶尔也有战事冲突，但并无大规模的进犯兵戈。每年都有辽使受命至宋土朝拜，实际却是索要钱币财帛之物，若是给得少了，来年边境之上自是不得太平，若是所得颇丰，也就相安无事，便如那专门讹人钱财的泼皮恶霸一般。

龙涯啐了一口，抬眼见马上的女郎也在回头观望，若有所思。龙涯心想莫非你还识得这帮辽人不成，正要开口相问，却觉得路上朔风忽而紧了起来。风方向不定，原本细盐般的雪屑片刻之间顿时大了许多，被大风刮得旋个不停！他久历江湖，自是听过这雁门关外“旋毛风”的厉害，倘若这时节再加上暴雪，只怕是目不能视、方向不明，运气不好便迷失荒野、葬身雪中。于是他伸手揭下身上的皮裘大麾盖在那女郎身上，沉



声道：“姑娘且抱紧马脖，咱们得赶快找个地方避一避！”说罢勉力辨明方向，拉了马匹前行。

那马儿从来没有见过这等阵仗，吃了惊吓就裹足不前。奈何龙涯手臂千钧之力，那畜生自也拗不过去，唯有亦步亦趋。大约走了半个时辰的样子，地上的积雪早已没过小腿！龙涯心中暗叫不好，寻思再不找个安全的所在，只怕要糟糕。忽而远远看到一点灯光，于是赶紧拉了马匹直奔而去，到了近处却是一处貌似寺庙的庄园。

龙涯将马牵近门廊下避风之处，方才伸臂将那女郎扶下马背，再抬眼看那庄园，只见房屋半旧，门上匾额上书“鬼狼驿”，上面一排辽文，下面稍小的字体却是极为方正的宋体小楷。名儿挺怪，只是见得门前破损的石雕佛门灵兽，想来这所驿站本是由寺庙改建而成。庆幸的是这里虽是辽国的驿站，却也可留宿与人方便。龙涯心头一宽，伸手去拍那门上的铜环。只是拍了许久也没人来应门，而门廊外风雪呼啸，遮天蔽日，甚是怕人！他暗中寻思，遇上这等鬼天气，只怕那帮长居寒地的辽人也少不得要吃些苦头，正在思索之间，果见那队人马东倒西歪而来，到了近处，却发现人数少了小半，想必已然折在那风雪之中！

马车自是不见了，就连原本骑马的三人，现在也只有先前见过的为首两人还牵着马，那文生却抓着一马的鞍蹬，举步维艰地跟在后面。另一匹马上还伏着一个女人，一身白色狐裘盖住全身头面，想必是那牵马之人的妻房。

这么多人挤上前来，原本宽阔的门廊顿时水泄不通，外有寒风呼啸好似怪兽狂吼，而进了门廊的辽人自比不得龙涯知礼叩门，少不得连踢带打喝骂连连。很快，门外的吵闹惊动了驿站里的人，大门嘎吱嘎吱一阵闷响，总算开了半扇，众人早一拥而入，把门后的那个厅堂填得满满的。

开门的人身着杂色狗毛皮袄，面上缠着一些灰色布条，只露出两只眼睛和鼻孔嘴唇，背心微驼。即使如此，倒不觉如何矮挫，想来伸直了腰背，

应与龙涯相去不远才是，只是肩膀颇窄，显得有些单薄。身后还跟着十来个打杂的小厮，大多也不过十二三岁年纪。

龙涯转眼看看一同进来的那两个为首的辽人，不由得暗叹一声。只见那两人身形魁梧过人，比起他来还高出半个头。一人只顾照顾妻房，另一个却神情倨傲无礼，一路呼呼喝喝，说的是契丹语言。龙涯对契丹语虽是粗通，也听明白那人在向另一人抱怨，说什么要不是带着那婆娘误了行程，也不会遇上这“半月愁”云云。而被埋怨之人却不理会，只是柔声安抚妻子，说的竟是不甚地道的汉语，尽管腔调古怪，神情语态倒甚是温柔。

龙涯见状心想，这鞑子对妻房倒是爱护有加，如此看来，莫非那身披白裘的女子是宋人不成？想到这里自是多看了两眼，一转头却见与他同来的女郎披着他的皮裘大麾，只露出半张脸来，神情颇为凝重，想是遇上这等天气，吃了些惊吓故而忐忑不安。龙涯正打算宽慰几句，却见那面缠布带之人迎上前来，对众人施了一礼，开口便是颇为流利的契丹话：

“小的是这‘鬼狼驿’的驿丞，唤作老曾。三日前已然接到通令，说南院枢密使耶律不鲁耶律大人、燕京节度使萧肃萧大人以及礼部文书卓国栋等三位大人要经雁门关出使宋土，故而早做了安排。三位大人莅临小处，‘鬼狼驿’顿觉蓬荜生辉。”只是声音甚是嘶哑，想来已然上了年纪。

龙涯乍然听到那三人的名字，心里一凛，虽然他一直在汴京当差，但也对这三人的名字颇有耳闻，只因七年前那场宋辽之战。七年前辽军攻宋，领兵之人便是当今萧太后亲侄，受封平南大将军的萧肃。而随同监军的正是大辽皇室宗亲耶律不鲁。当时辽军兵强马壮，大有逐鹿中原之势，不想雁门关前受阻，遇上了雁门关守军拼死抵御。双方对峙一天一夜，各有损伤。而雁门关守军死伤殆尽，终难挡辽人铁骑，雁门关一度失守，辽军长驱直入，边城一带惨遭屠杀洗劫，就连负责监造防御工事的工部侍郎苏念梅也被虐杀当场，尸身悬于城楼之上五天五夜，惨状触目惊心。